

重走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抗战之路(九)

# 楼院的坚守

李丽萍

走进武乡县砖壁村，踏进朱德住过的院落，时光的尘埃也被惊动，无声叙述着此处的传奇。

想当年，日本人打到家门口，真是“活人眼里揉拳头”，村里涌出农救会、妇救会、青救会，李五斤在民革室接受着进步思潮。

这李五斤是村里的财主，手里常握一柄竹烟袋，是朴素的劳动者模样，也略通文墨。

他成天随村务奔忙，也盘算着：还能再做些啥呢？

1938年的长乐一战，八路军在家门口痛击日寇，那胜利的鼓点震醒了人心，鬼子也就这两下子嘛！

军民大会上，开明士绅带头捐粮，八路军隆重嘉奖，台下鼓掌如雷，李五斤和兄弟二红商量：捐粮3000斤！

翌年的春夏之交，在八路军后勤任要职的杨立三，在村干部的陪同下前来号房子。

李五斤爽快地应承：“新楼院旧楼院都可以住。”把旧楼院的杂物归整归整，新楼院也清扫出四间敞亮屋舍。

八路军深夜匆匆入住，第二天却发现主人一家都住在东西厢房。这如何使得！朱老总坚持要住进小南房。李五斤不答应，但又拗不过，小战士已经开始腾挪小南房的农具。

更令李五斤不安的是，小战士凌晨即起，扫院担水，缸满如镜，却不用厨房的水，喝水洗漱都是到旧楼取用。

李五斤连忙嘱咐老伴：“快把那两个暖瓶打满热水送过去，让用着，你记着常给打得满满的。”

随即和兄弟二红，在院子里安设一大水缸，招呼战士们共用。

麦熟时节，战士们竟然要一同前往收割麦子，几番推挡不顶事，最后还是去了。

李五斤的儿子李凤梧刚刚20出头，每天羡慕八路军的司号员的神气。

李五斤和朱老总交谈时，李凤梧就跟在父亲身后，趁着间歇时小声嘀咕，目光不时瞟向朱老总。朱老总反应何其灵敏：“他说啥呢？”“哎呀，他是想学吹号。”朱老总当即首肯：“好事儿呀！”并吩咐警卫员小赵带着李凤梧，见到四川籍楼司号长，接过铜号，寻得司号员刘德安，拿到号谱，事情这

么顺利，李凤梧喜得几乎要跳起来。后来，李凤梧跟随部队，参加了关家垵歼灭战和砖壁保卫战，并成为韩北各区的民兵司号员。

八路军首次撤离砖壁时，朱老总郑重地将一条黄色军毯赠予李五斤。李五斤和老伴儿拉呱道：“兵荒马乱的年头，他们成天风里雨里，这毯子何等金贵！却偏要送给咱。”老伴儿也深知这条军毯的分量，把它三层五里地仔细包裹珍藏。

1942年大年初一早晨，惊闻鬼子已到韩北“扫荡”。农会主席李富荣急令：“藏好粮食，水窖掩埋好，以防敌人投毒，赶紧转移。”村民或奔后山，或钻进躲难窑。

“扫荡”的鬼子在砖壁村里一无所获，牵着狼狗向村外搜索。在小坟圪咀的窑洞里，李五斤、李二红和村长李凤德不幸被抓。李凤德心头压着一块巨石：抗日村政府的公章，此刻正揣在他怀中。

回到村里，三人被关进李凤仪家的正房。门外一落锁，李凤德迅疾把公章埋入煤堆。

三人低声商议脱身之计。李五斤决然道：“能跑就跑，跑不掉也不低头，绝不当汉奸。”二红没吭声，目光如铁。

午后，折腾了半天的鬼子把三人绑起来，押出村庄。行至村口，只见李炳奎、李余香家的房子被烈火吞噬，浓烟冲天，宛如我心中翻滚的仇恨。途中，李凤德借解手之机跳下山崖跑脱。

日暮时，李五斤兄弟二人被押进洪水五龙庙。

“你家住过八路军是不是？”

“住过。”

“你是不是朱德的房东？”

“不认识他们，不知道是谁。”

敌人接着审问八路军去向、民兵藏身处、粮食存放点，终因一无收获而疯狂折磨，直至兄弟二人遍体伤痕，鲜血浸透鞋袜。

次日，在前往辽县（今左权县）的小阴沟处，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们。

如今，人们仍时常走进楼院，在砖墙瓦檐间驻足，听风拂过，似有铜号回响，似有壮语铿锵——当历史的尘烟沉寂于庭院深处，唯有那些慷慨赴死的身影，深深嵌入民族骨血，让一座朴素小院，盛放民族的尊严。

到黑龙江伊春度假，小住数日，没想到和雨撞了个满怀。大雨，中雨，小雨，淅淅拉拉下个不停。我像被困在笼子里，无奈，苍白，惊惧，狂喜，大喜，小喜，忧伤，思亲念友，五味杂陈，各种情绪，犹如狂风乱吹。渐渐地，心绪平稳了，聆听雨声，越听越欢喜，越听越美妙，似乎，那就是一首唐诗一首宋词一首小令，诗情画意都来了。然而，它更像是美妙的音乐。

大雨下，雨声如瀑布。雄浑，厚重，落在地上，真像是天上往地下扔石头。想必，那些柏油路、水泥路，都被砸疼了吧。想一想“水滴石穿”的成语，就知道水的威力有多大了。雨是有灵性的吧，我仿佛也听到了雨的心声，它说：“忍一忍，忍一忍，一会儿就停了！”大雨无论多么大，声音无论多么嘹亮，它总是怀着几分歉意的。大雨一般不持久，这是一个常识，但不是绝对的。

若是聆听雨声，最佳的选择，是住在几层高的居民区小楼，或者在马路边的小饭店里。那样才能更充分更细致地享受聆听雨声的妙趣。若在大商场和高楼之中，听到的雨声是单调的，没有变化的，好像只有一种乐器的演奏。

你若换到我说的地方来，那就是另一番情趣了。大雨来时，再听，叮咚，哒哒，哗哗，都是大乐器的响声。对于喜欢日常生活、喜欢从百姓烟火中寻找乐趣的人来说，可能会多一种想象。似乎有人在吵架，有人喝醉了，在乱扔乱砸东西。

中雨，听起来就亲切，就像那种好人缘、不偏不倚的人一样，大家都抱有好感。中雨就像高明的按摩师一样，拿捏得非常到位。无论下的时间长短、雨声的大小，都能从感觉和声音上给人以亲切的抚慰。中雨是中药之中调和药性的药材。中雨的雨声有悠扬之感，落下来，好像能让万物都发出最佳的声音。屋檐下的雨滴，嗒嗒嗒，像重机枪一样，持续不断地响着。屋檐下的雨滴，能拉成串、条，像一根雨绳在轻轻地抖动着。你闭上眼睛，各种奇怪的声音，不知道是雨敲打在什么上面发出的声音，就



名家随笔

## 聆听雨声

安武林

像听交响乐一样。

居民小区是非常有烟火气的地方。大车小车——三轮车、面包车、房车、摩托车、电动车，遮阳棚——铁皮的、塑料的、玻璃的，雨落在上面，发出的声音都不一样。塑料的声音最吓人，咣咣咣响，空洞而又响亮。在雨中，所有的东西都是雨的乐器，而雨是演奏家。偶尔，松树上会落下一颗松塔，“当”的一声，混在雨声中，犹如锣声敲响了一下。在这里，雨声似乎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写照、人间烟火气的象征。

小雨的声音，似乎乏善可陈。无论落在雨伞上，还是各种塑料上，都像小精灵们在窃窃私语。极小的、极轻的声音，宛如耳语，宛如秘密交谈。它们敲打的、唤醒的，都是多愁善感之人的离愁别绪，忧愁，哀愁，诗情画意，思乡之情。积聚下的小水洼、小水坑，是它们留下的依依惜别之情。它们是黏人的小东西。

一夜的小雨，也能给人留下错觉。比如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你一推窗，突然发现，屋檐下面雨还在滴滴答答响着，落着，流着。可是，等你走进院子的时候，才猛然惊醒，啊，雨停了。雨陪了你一夜，它什么时候走的，你不知道。屋檐下的叮咚之声，似乎是小雨给你留下的一封信……

## 沁源的红色记忆

朱东艳

初秋时节，走进沁源。黄栌未红，山丹丹正艳，而沁源的红，早已渗进太岳山的石缝里，浸润透这片黄土地。

太岳军区司令部的窑洞默然静立，那些被风雨剥蚀的标语却愈发清晰，“誓与沁源共存亡”，八十余载过去，字迹仍如刀刻。

“那年月啊……”村中九旬老人打开话匣子，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沟壑。1942年10月，日军占据沁源县城，老百姓被迫躲进深山。“睡的是湿草地，吃的是榆树皮面，可没人说一个‘回’字，没有一个人当汉奸。”老人的目光望向远处的山梁。菩提山上的围困战纪念馆里，玻璃柜中陈列着一盏煤油灯，灯罩已裂，灯芯焦黑。讲解员说这是当年民兵夜间袭扰日军用的“信号灯”。我想象着那些夜晚，漆黑的山谷中，一盏灯亮起，接着是十盏、百盏，如星火燎原。日军在明处，我们在暗处；日军有枪炮，我们有智慧。“树树哨”“黑山羊”，这些沁源人民发明的土法子，硬是把凶残的敌人逼成了惊弓之鸟。

太岳军区旧址前的空地上，一群来自银行系统的党员正在重温入党誓词：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”这声音穿越时空，与八十余年前“誓死不维持”

的喊声在太岳山间形成奇妙的回响。

沁河边，洗衣的妇人告诉我，她的祖父曾在这条河里为游击队传递情报，“把字条塞进芦苇秆，顺水漂下去”。黄昏时分，我登上青阳湾。当年百姓“空室清野”的地方，如今种满了连翘。山脚下，新修的公路蜿蜒如带，几辆运送藜麦的卡车正驶向县城。

夜色渐浓，韩洪沟村的民宿亮起暖黄的灯。咖啡屋里，游客们对着“军械库改造”的招牌拍照。柜台后的姑娘调着“太岳硝烟”特饮——浓缩咖啡浇在冰牛奶上，瞬间腾起雾气，如同当年弥漫战场的烟云。“尝尝，苦中带甜。”她笑着说。

星空低垂。我躺在民宿的院子里，听见山风穿过松林的声响。八十多年前，这风声里还夹杂着枪响与呐喊；如今，只剩下蝉鸣与远处的篝火晚会歌声。一颗流星划过，我想起一位老兵的话：“不吃这些苦，又怎会有幸福生活？”他的六位亲人倒在1942年的寒冬。

八月的沁源，红领巾在风中飘扬，山楂果在枝头酝酿，记忆在黄土下生根。这红，不是褪色的历史，而是永不干涸的血脉，在每一个清晨，与朝阳一同升起。



八路军总部砖壁村旧址 李晓斌 摄